

078
4025

078
4025

李純青 著

獻曝



台北新生報社印行

目錄

I 臺灣紀行

臺北一月	一
二十三天的旅行	六
米倉鬧米荒	七
殘破的工礦業	二一
臺灣的將來	二五
認識臺灣同胞	二九

II 時事評論

勉南僑慰勞團	三三
論第二次近衛內閣	三五
評近衛的「大政翼贊運動」	六六

日本南進與南洋華僑	四一
美國的經濟力量	四四
從蘇聯經濟論蘇聯外交	四七
海上自由三部曲	五一
軍事負擔要平均分配	五四
朝鮮問題	五七
炸彈應投落日本何處	五九
尼崎行雄之被捕	六三
談救僑	六五
論中途島海戰	六八
俘虜野村來栖歸國	七〇
勗升大學的學生	七四
高加索之戰	七六
祝空軍節並論建設中國空軍	七九
速謀結束印度的悲劇	八三
海上拉鋸戰！再論所羅門戰爭	八五

威爾基到了蘇聯.....	六七
漫天烽火過中秋.....	六九
請威爾基先生看中國戰場.....	九一
兵役的話.....	九四
關於建設西北.....	九六
中國必收復臺灣.....	九九
論日本民族與軍閥.....	一〇一
義大利在害心臟病.....	一〇七
警告泰國人.....	一一〇
甘地先生絕食期滿感言.....	一一三
讀「美國的戰後設計」.....	一一六
墨索里尼的下臺.....	一二〇
英國抗戰四週年感言.....	一二三
歷史之鑑.....	一二六
論中野正剛的自殺.....	一二九
人權保障的實例.....	一三三

齊亞諾之死.....	一三
土魯克戰事驚壞了東條內閣.....	一三七
第二戰場的戰略與戰術.....	一四〇
超級堡壘轟炸日本.....	一四三
「傷兵之父」段繩武先生.....	一四六
談四川工業下鄉.....	一四九
一個暗淡的社會問題.....	一五三
由臺灣海空戰到菲律賓登陸.....	一五五
雷伊泰大戰的形勢.....	一五九
請贊助婦女界獻金遊行.....	一六二
菲律賓的虎穴戰.....	一六五
寸寸血汗的中印公路.....	一六九
論定期召開國民大會.....	一七二
論中國新工業政策.....	一七六
日本的「神」.....	一八〇
馬關條約五十年感言.....	一八三

III

雜

俎

對國際託治制的見解	一八六
關於工業建設綱領	一八九
秩父宮與日本皇室	一九二
我們戰爭的理想	一九七
今後的蘇聯	一九九
臺灣問題發微	二〇三
澳門應歸還中國	二〇五
談九龍租界	二〇八
迎勝利日	二一〇
日本對華經濟政策	二一五
近衛・東條・松岡	二二三
路過糖的家鄉	二二九
百花潭畔百花開	二三三
春水出岷江	二三八

盤桓於蓉城內外·····	二四三
四川的糖潮·····	二四六
二七勝過了一三五·····	二五〇
百色巡禮·····	二五九
廣西軍政見聞·····	二六三

臺北一月

我是十月五日偕前進指揮所由重慶飛臺北的，這一天，是我有生以來流淚最多的悲哀日子。飛機掠過臺灣海峽，俯見綠翠的山邱，相識的市鎮，我心跳躍，夢已降落臺北。臺北是我的第二故鄉，曾消耗了我的兒時——一個可憐的「小唐山客」，跟父親在茶塵中生活。父親作客臺灣五十三年，已有十年不照面。抗戰期間，他一個人在臺北居住，我居住重慶，不敢和他通信。「爸爸，我回來了。」在空中我心裏這樣呼喊。飛機降落松山，由日本接待員驅車導到大稻埕的蓬萊旅館。把一件小提箱一丟，我就竄向街頭。「爸爸，我回來了！」在路上我心裏這樣呼喊。街道拆毀得有點混亂，且夜幕已經展開，幾次迷途。迷途給我一個整饬感情的時間，我想怎樣給父親來個擁抱，怎樣撫摸他的長而白的鬚子，怎樣在老人面前裝小孩子。問到了，是這條街了。電光是那樣暗淡，我踏進一間鋪子又問。一個老人扭着我，「你是，是嗎？」「是，是，我爸爸在那裏？」老人是阿木伯，但我叫不出來，他殘酷的告訴我：「你爸爸今天早晨去世了。」我一陣昏黑，「今天？今天？」說着，像疾風跟他滾去牆壁。你相信嗎？十年遊子，萬里歸來，我的第一眼就看到廳旁一張臨時搭的床，停着父親的遺體，蓋白底紅被面的壽被，僵直而嚴肅的仰臥着。我的神經失去控制力，雙腳像鋸斷的樹傾倒下來，立刻化成一個淚人，看不見一切，聽不見一切。我不知道七十二歲的老親，是與死神搏鬥，

要留這容讓愛兒一觀，然後別離人間呢？還是深怨兒的不孝，曉得我要回來，竟以死拒見？「爸爸，十三小時的距離，你走得那麼遙遠，陰路悽悽，誰能帶一個消息給你說我回來了！」

十三小時，我抱恨終天。日本帝國主義應負這個責任。我不幸，但不幸的不只我一個。許多同鄉，許多故舊來會。我聆悉八年戰爭臺北渡得是什麼日子。一星期的米糧配給，只够吃五日或四日，鄉下人偷米來賣，不要別的，只要故衣，一個舊布袋可換一斗米。因空襲而強迫疏散，四十萬人口的臺北市，蕭條時只有七八萬人。臺北三個市區——城內，大稻埕，萬華，今年五月不斷被炸，五月卅一日是最劇烈也是最後一次，但所炸的多是日本機關及日人住宅。臺北人衷心感謝祖國。大稻埕及萬華是臺灣人的區域，損失極微。但日本當局，說要騰留空隙的火道，却把許多房子拆毀了。最有趣的是總督府直接中彈，火焰冲天，臺灣人看着鼓掌。我問一個朋友：「你們知道日本要失敗嗎？」「知道，知道，誰都斷定日本今年渡不了。也是注定的，吉凶未來先有兆。日本人毀了劍潭觀音的廟。佔其地建造臺灣神宮。去年十月二十八日要舉行落成典禮，十月二十五日忽有一架日本飛機失事，剛剛跌落在神宮屋頂，天降一炬，把神宮化為焦土。那時候，大家就料定日本必敗了。」

十月九日搬到明石町臺北州知事官邸。繞行城內，昔日繁華的京町榮町一帶，泰半家徒四壁，——壁紅紅的，屋內裝着一肚子瓦片。十月十日國慶，在臺北公會堂舉行。這個宏大建築物，費資百萬，蓋五年才竣工，差幸平安無事。我非常奇怪，這國慶日，日本商店住

宅，沒一不掛中國國旗。前一晚，日語廣播就勸告：「在臺日本人，應以中國國民的心情，共同慶祝國慶。」日本人實在有點變得太快，太可怕。大會上，林茂生演說，博得掌聲最多。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他控訴日本對臺灣施行皇民化的罪狀。臺灣人要改姓名，不准奉祀自己祖宗的神位，不准講臺灣話，但五十年教育，一旦被我們推翻，漢民族是不可同化的！」開會秩序極佳，但聞室外吵嚷着，沒有人場券，硬要進來參加。

第一批去臺灣的有三個人，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中美合作所黃昭明，三民主義青年團張士德，他們九月一日到達臺北。已做了很多的事。次為中國空軍。再次乃是前進指揮所。十月十五日聽說國軍要登陸基隆，早起，由臺北車站至附近街衢，就排列着手執國旗的歡迎隊伍盈萬，艷陽當空，男男女女站着待候，過了中午，報告船浮港外，還要兩個鐘頭，我們決定開汽車到基隆去。公路很好，車走如滑。沿途看見很多歡迎的行列，有的是遠從數十里外的鄉村步行來的。到處結有綵牌。歡迎是有組織的。發起人陳炳在日本投降後數日就說：「現在，我們沒有別的，對祖國只有感謝，只有歡迎。」以臺灣信託會社為中心，起來號召。各地紛紛響應，競獻樂捐，以充歡迎經費。臺北捐得三十萬元。還有一只全臺統一的歡迎歌，詞云：「臺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歡聲。六百萬民同快樂，盡聚筵食表歡迎！」在臺北，我們聽到這歌聲，基隆也聽到。可憐基隆，被炸百餘次，已十室九空。歡迎國軍的臺胞，踏在破瓦堆上，依在毀屋門邊。只有碼頭沒有破壞。

我們趕到基隆時，始知國軍今天不來。第七十軍國軍及行政長官公署二百二十一名公務員，直到十七日才到。火車開到臺北時天色已晦，臺北車站在夜中雜踊，在吶喊。十八日，七十軍部隊進駐臺北，羣衆佇足靜觀。很多人發生疑問：「爲什麼都背一把紙傘？爲什麼那樣瘦弱還自己挑着行李？」沒有人公開答覆這些問題。

陳儀長官是十月二十四日飛到臺北的。臺灣人記得這個日子帶着諷刺。十年前，陳儀做福建省主席，也是十月二十四日到臺灣，看臺灣始政紀念日四十週年的博覽會。陳長官下機休憩，即發表演說：「本人此次非爲做官而來，而是爲臺灣服務而來。」一方面爲人民謀福利，一方爲國家求建設。」「本人做事及勗勉部屬，素來奉行六大信條。即：一·不撒謊。二·不偷懶。三·不揩油。四·激發榮譽心。五·愛國心。六·責任心。今後乃當依此信念，努力建設新臺灣。希望臺胞協助。上述六語，即爲本人自重慶帶來之禮物。」我記得大龍峒有一對聯，海島永除秦苛政，青天重見漢官儀。臺灣民衆所渴望的「漢官儀」，陳長官有之。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會場佈置爲一四方形，陳長官上坐，左方盟友及我軍官，右方臺灣民衆代表及我公務員。九時五十分日本臺灣總督兼臺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到，就下位。安藤頭顱頗大，肥碩，禿頂，一言不發，面無表情，簽署降書後即行退席。從此刻起，臺灣版圖正式歸還中國，割讓五十年四個月零九天，時間不算短呀！此夜臺灣全島同胞，家家鑒香祭祖。不知幾家在笑，不知幾家在哭。但無論笑，無論哭，人

也自由，鬼也自由了。家家請滾以前被迫奉祀的天照大神神像，再讓自家祖宗的神主坐上廳堂。許多老人，大人告訴我：「八月十五日以後，我們變成小孩子，天天在過新年。」

陳長官一到，臺胞認為有靠山，便大膽的開始復仇了，毆打日本警察，及做日本走狗的臺灣籍警察。老虎變耗子，真天下奇聞。日警消聲匿跡，躲躲藏藏。有的遠颺別個地方去。但却找到了不少，大稻埕鬧得最兇，打手多是流氓好漢。有一次太事町派出所日警在焚燒中國國旗，有的說是燒毀戶籍簿，動了公憤，被數百羣衆圍攻，幾幾乎把日警打死。風潮擴大了，好幾天秩序無法維持。後來還是組織臺灣人的義勇糾察隊，始鎮靜下來。當時也有一個刺激。就是施江南的姪子，由日本逃回，報告在日臺胞被日本辱待，那是日本征調去當海軍，軍伕及工廠工人的，爲數累萬，因爲軍隊解散了，工廠停工了，日本當局不負責，由他們饑寒交迫。天下父母心，最最仁慈。臺胞爲此事奔走吶喊若狂。仇恨的箭。也就射到在臺日僑身上了。我佩服日本人的手段，你知道嗎，臺胞進行募捐救濟運動，日本人也熱烈獻金。總共捐款已達四十萬。但日本的宣傳永遠是笨的，在東京的前臺灣總務長官來電這樣說：「日本政府準備遣送在日本的臺灣人回籍，中國方面不肯，說他們受日本教育太深了。」其誰信？應該喚起我們政府注意，臺灣同胞十分惦念着他們在外的優秀兒子，不早予設法還鄉，他們會瘋了。其中，在神戶八千名，舞鶴五十名，佐世保五百名，都是海軍有用之材。工業技術者更多。

受降以後就是接收工作了。臺灣接收完全沒有阻礙。一張白紙任由彩畫。接收進行除有點遲緩，他尚無可批評。因人手不足，情形生疏，加上語言隔閡，當然不容易順滑。惟臺灣社會秩序井然，守法精神徹底普遍，這對接收非常有利。日本有陰謀，曾努力隱藏破壞，偷賣公物尤不可勝數。日本人及臺灣人，因非法買賣而盈利的叫「降伏成金」（發投降財），此種人不在少數。但公然抗拒接收，亂七八糟的搶佔財物，是沒有的。

我在臺北一月，接觸頗多，回憶是繁重的，茲篇所紀，不及萬一。我帶回了心的蒼老，但臺灣同胞是那樣可愛，那樣活潑年青，仰望南天，悲喜飄浮如夢。（十二月二十日追記於上海。）

二十三天旅行

十一月十日，重慶記者團一行五人請省政府參議張邦傑嚮導，出發旅行臺灣西海岸中部。交通處特為我們掛一花車。感謝臺灣信託會社派林維吾君一踏照拂。我們知道此行將為臺胞歡迎的對象之一，但不知道踏是情的火海。多少次，我為臺胞的天真與熱情感動得流淚。比起祖國來，我厭惡中華民族的蒼老，而羨美臺灣同胞的年青。他們每個人，不論男婦老幼，都有無盡藏的祖國愛。

我們首到新竹：下車後被招待於樂民臺午餐。這家館子的招牌怪大，讀過來是樂民臺，

讀過去是臺山樂。意味雙關 命名良苦 新竹同胞領我們巡遊街市，指着被轟炸的廢址說：「那些都是日本人的，日本人的全炸光了」 臺灣人的房子完好。」另一位補充說：「空襲時我們不躲避 相信中國式的房子不炸 果然沒有炸。」我們感謝，託祖國的福。」由新竹往苗栗天黑了 看見車站外火把輝煌 萬頭攢動。我們非常吃驚，記者何物，敢當如此歡迎的行列。苗栗講客話 有時要經過兩道翻譯 由國語翻閩南話，再由閩南話翻成客話。但語言並沒有阻隔彼此情緒的交流。夜會上 話說了，很多 歡聲傾屋。六三老人邱義質含淚談羅福生的革命故事 他身具其役。我想起臺北橋頭一副對聯：「自有生民懷故國 不堪遺老話前朝。」一陣心酸。

十一月十一日記者團行抵臺中 即驅車往霧峯拜望林老先生獻堂。林宅號景薰樓，中國式，甚為富麗。林先生說了兩件事：（一）日本統治下，臺灣人毫無政治地位，在臺中州官吏中，臺灣人只有十三名助理警察，其餘都是日本人。（二）經濟剝削很厲，日本強迫買收甘蔗，每百斤六毛錢，甘蔗不如土沙？臺中政治水準冠全島，人才輩出，文風極盛。是晚宴會，許文葵先生即席朗誦「滿江紅」慷慨高唱，髮指眦裂。他們議論縱橫，感情激盪，無不以漢族的好兒孫自矢。反對濫用日本官吏，反對官僚主義，不做日本殖民地，也不做他省的殖民地。初解放的心，覺得自由無限，祖國一切應該都是美麗的。翌日，記者團去看新高築港 新高港，位於臺灣中部，日本計畫以十年工事，興築一個大商港。民國二十八年四

月開工，預算工費四千萬臺幣，到去年四月已花去了二千三百十二萬元，工程完成十分之四。此地極目荒涼，一片茅草在狂風中顛倒，掙扎。不由不佩服日本人的建設有魄力，有遠見。

去臺中，十三日乘汽車過草屯，赴埔里。埔里海拔一千八百公尺，地已由海岸入山，而物產豐饒，民智發達。前臺灣新民報社長羅萬俸先生，家居此處，為欲憑弔霧社抗日史蹟。用過午膳，匆匆趕入番界。車行崇山峻嶺中，歷兩小時餘。霧社在一個淒涼的山頭，對遠客表示驚訝。一排簡單的房子，一個小小的前庭，那是日本統治這帶番社的機關。十五年前這裏演過一幕驚天動地的抗日戰鬥。霧社頭目馬老和花岡一郎，因不堪日本壓迫，一口氣，把日本警察連日本人百餘個殺光了。日本派兵「討伐」，使用大砲飛機毒瓦斯，戰爭繼續三個月。我們踏過了事件發生地點，當時是一間小學及其運動場，現則萋萋野草，遊魂不知去向了。離霧社不遠有一個櫻社，我們去訪問，看見他們與家畜一同生活，我對日本的理番政策，發生無比的憤慨。辱待落後民族，是最可恥的文明。

歸來又過埔里，我應該插一件小故事。成羣的小孩，在探望汽車中人，搶着擠着。我用臺灣話——閩南話問其中一個小孩：「你幾歲？」他沒有答覆。我想他是日本人，用日本話問。那小孩用日本話答我，旁邊一個小孩忽跳起來，指那小孩悻悻然罵：「混賬！你這個混賬！做一等國民，不懂自己的話，講日本話。」一等國民的光榮，普照在臺灣人的心上。你

不能想像。他們多麼憎恨日本話。我常常聽見如此勸告：「喂，不要講四腳的話了？」（四腳綽號日本，臺灣人改姓名的叫三腳）有一次臺上演講者講「內地」兩字，臺下聽衆馬上哄起來：「喂，不是內地，是日本呀！」聽說有一個日本教員說「支那」，臺灣青年認爲侮辱，圍上去，硬迫他道歉。那日本教員無限感慨，告訴他的同事說：「日本在臺灣五十年教育，完全失敗了。」

這天晚上，我們黑夜馳車，趕到日月潭的涵碧樓宿泊，日月潭風景秀麗，兩潭相聯，一作日形，一作月形，爲利用潭水發電，鑿山導濁水溪的水，入儲其中，潭枯水時深七十三公尺，漲時九十公尺。可發電一四三、五〇〇瓩，現僅發十分之一。全部建設耗費六千四百萬元。工事三年，一九三一年興工，三四年落成。隔潭有番社——水社，二百多年前番民因逐一頭白鹿，由大埔豬母蚋社來卜居此地。現有三十三戶，男女一百二十八人。十四晨，我們泛舟去水社聽杵歌，看舞踊。杵歌又稱石音，是用長短不同的杵，擊石成音，音漂潭水，悠揚悅耳。這些化番能操臺灣話，頭目女兒丹瑪妮，長得相當娟秀，她在寫總理遺囑，還會給人家簽字，字也娟秀。

水社回來乘車過集集，水裡坑，在彰化中餐，去鹿港，又回彰化度夜。在鹿港我們訪問過一個窮苦的農家。「今年冰穀收穫僅十分之一，地主要得收穫量的十分之六，我們不够吃。」提起日本徵收米穀事情，他眼睛漲紅，雙手發抖，希望完全寄託在光復。日本兵把防

風樹砍光了。海風無情的殘害着稻作。因水利失修，又有萬餘畝的土地荒蕪了。彰化本名半線，四萬八千人口，是一個可以自負的都市。反抗壓迫有旺盛的鬥爭精神。據說，各政治團體，彰化籍會員約佔三分之一。爲革命犧牲最多。日本議會討論臺灣問題，曾呼彰化市爲惡化市。要臺灣總督特別注意。

十月十五日記者團到嘉義。嘉義的歡迎作風一變，誠懇肅敬，實在令人十分不安。嘉義自警團兄弟爲我們上步一崗佈防，車行所到，路人肅立。記者儼然做了威風凜凜的大官。屢請撤消，罔無效。嘉義被炸損失頗大，榮町、元町、新富町盡化焦土，無家可歸者萬餘人，但嘉義人沒有怨恨，只怨恨日本。我們對災害的痛苦表同情，立刻照到答覆：「不要緊，日本趕走了，我們會復興。」下午，參觀營林所及臺灣拓殖會社的化學工場。轉天，往拜吳鳳廟。義人吳鳳代表中國以德服人的民族政策。他做理番通事，當時生番嗜殺，年必取人頭供祭。吳鳳勸阻不聽，遂囑以某日某時穿何種衣服騎馬過某處者可殺之。生番如其囑，殺下頭來一看，原來是吳鳳本身。是年，番社流行瘟疫，死人很多。生番以爲天譴，由是不再殺人。吳鳳不死，他的廟永配天地。與霧社事件對照，顯得中日道德的懸殊，不可同日語。十五日我們去新港及北港。新港奉天宮及北港朝天宮，祀天上聖母，俗呼媽祖。據傳，此神乃福建莆田縣都巡官林愿的第六女，生後一月不啼哭，故名默娘。年二九，渡海登湄峯成仙。閩粵沿海與航海有關者，多奉媽祖，臺灣信仰之尤甚。